

Sister Carrie

[美] 德莱塞

# 嘉莉妹妹



*Sister Carrie*

Sister Carrie

北京燕山出版社

## 译 序

《嘉莉妹妹》是美国社会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的作品，描述一个美丽的农村姑娘独自来到大都市闯荡谋生的故事。她会发生什么事呢？是碰上好人还是遇到了不幸？她的命运如何呢？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多如牛毛，可又有谁那么用心去写她们呢？又有谁写得那么真切呢？您手中的这本《嘉莉妹妹》正是一本反映这些农村姑娘的梦想及遭遇的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它是本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小说家西奥多·德莱塞的第一部反映“美国式梦想”，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腐蚀性的长篇小说。

嘉莉是个俊俏的农村姑娘，她羡慕大都市的物质生活来到了芝加哥谋生。严酷的现实打碎了她的美梦，迎接她的是失业和疾病。在走投无路时，她做了推销员杜洛埃的情妇，后来由于更大的欲望又做了酒店经理赫斯渥的情妇。与赫斯渥私奔后，在纽约由于偶然的機會她成了走红一时的演员，挤上了上流社会，实现了她的幻想。然而，所谓的“上流社会生活”又给她带来了什么呢？她感到空虚，找不到真正生活的意义，在寂寞和凄凉中，她坐在摇椅里梦想着那终不可得的幸福。

德莱塞之所以能写出这么久盛不衰的社会小说是与他童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分不开的。他于1871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里。他家境贫困，父亲是德国移民、天主教徒，曾经营过毛纺作物。后因失火破了产。随后，全家生活无着落。他是十三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九。四个姐姐都到大都市去找工作了。德莱塞未受过正常的学校教育，中学只读了两年便去芝加哥谋生。十八岁时在一位老师的资助下读了一年大学，后又去芝加哥找工作，二十一岁时开始了记者生涯。

从他的经历来看，他写作的本钱就是家庭和个人不幸的回忆。用他那双善于摄取各种社会不幸的眼睛，德莱塞把他的一个姐姐的不幸和自己的失业经历写进了《嘉莉妹妹》。除此以外，他在创作各种社会悲剧时，重视社会调查。作为社会小说家，他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他的激情——一种体现在具体的、感性的细节描写中的激情。无论是描写豪华的酒店、阴潮的车间，还是华丽的剧场都渗透着人物的饥渴和追求。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判断，德莱塞“文笔拙劣”，表现形式粗俗。然而，文化修养高，文笔雅致的作家并不具有德莱塞的特有的创作激情。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辛克莱·刘易斯说：“他扫除了道路，使美国的小说从维多利亚时代豪威尔斯那种谨小慎微，温文尔雅的风格转到了开诚坦白，直言不讳，充满生活激情的风格。假使没有他的倡导，无疑我们当中如果不是情愿坐牢，有谁敢去表现生活，表现美，表现恐怖。”

亲爱的读者，让我们共同欣赏德莱塞是如何用他那特有的激情来表现生活的吧！

# 目 录

|                        |     |
|------------------------|-----|
| 译 序 .....              | 1   |
| 第 一 章 漂流的人儿 .....      | 1   |
| 第 二 章 贫困的威胁 .....      | 8   |
| 第 三 章 命运作对 .....       | 12  |
| 第 四 章 事实的嘲讽 .....      | 21  |
| 第 五 章 名望的作用 .....      | 31  |
| 第 六 章 今天的骑士 .....      | 36  |
| 第 七 章 物质的诱惑 .....      | 46  |
| 第 八 章 命运 .....         | 55  |
| 第 九 章 习俗的火种 .....      | 62  |
| 第 十 章 使者来访 .....       | 67  |
| 第 十 一 章 劝说 .....       | 74  |
| 第 十 二 章 使者的恳求 .....    | 82  |
| 第 十 三 章 推心置腹 .....     | 89  |
| 第 十 四 章 视而不见 .....     | 96  |
| 第 十 五 章 喜新厌旧 .....     | 102 |
| 第 十 六 章 通入世界之门 .....   | 112 |
| 第 十 七 章 前途无量 .....     | 119 |
| 第 十 八 章 初登舞台 .....     | 127 |
| 第 十 九 章 初次成功 .....     | 131 |
| 第 二 十 章 灵魂的诱惑 .....    | 142 |
| 第 二 十 一 章 肉体的追求 .....  | 149 |
| 第 二 十 二 章 骨与肉的战斗 ..... | 153 |

|       |               |     |
|-------|---------------|-----|
| 第二十三章 | 苦难中的灵魂 .....  | 161 |
| 第二十四章 | 火种未尽 .....    | 171 |
| 第二十五章 | 无地自容 .....    | 174 |
| 第二十六章 | 求职无门 .....    | 179 |
| 第二十七章 | 不甘待毙 .....    | 189 |
| 第二十八章 | 逃跑 .....      | 198 |
| 第二十九章 | 海边的小船 .....   | 208 |
| 第三十章  | 大人物的王国 .....  | 220 |
| 第三十一章 | 百老汇街展春风 ..... | 227 |
| 第三十二章 | 预言家 .....     | 235 |
| 第三十三章 | 每况愈下 .....    | 248 |
| 第三十四章 | 艰难时刻 .....    | 256 |
| 第三十五章 | 苦恼的面容 .....   | 264 |
| 第三十六章 | 无情的衰退 .....   | 274 |
| 第三十七章 | 另辟途径 .....    | 284 |
| 第三十八章 | 冷酷世界 .....    | 292 |
| 第三十九章 | 希望与阴影 .....   | 301 |
| 第四十章  | 最后的呼吁 .....   | 311 |
| 第四十一章 | 罢工 .....      | 319 |
| 第四十二章 | 无可奈何花落去 ..... | 334 |
| 第四十三章 | 黑暗中的眼睛 .....  | 343 |
| 第四十四章 | 黄金难买之物 .....  | 350 |
| 第四十五章 | 穷人的变化 .....   | 359 |
| 第四十六章 | 一石击起千层浪 ..... | 372 |
| 第四十七章 | 风中的竖琴 .....   | 382 |

## 第一章 漂流的人儿

当嘉罗琳·米贝登上下午开往芝加哥的火车时，她所有的行李只是一只小箱子，一只仿鳄鱼皮提包，装着午点的纸包，还有一只带有暗扣的黄颜色皮包，里面装着火车票和写着她姐姐在范布伦街的地址的纸条。除此以外，她还有四块钱。那是1889年8月份，她当时只有18岁，聪明、腼腆，充满着年轻人无知的幻想。她也有些后悔与家人分别。她后悔的不是因为放弃了在家乡的很多便利条件。妈妈吻别时，她流下了眼泪，车子开过爸爸每天工作的面粉作坊时，她的喉咙哽噎了，当那熟悉的乡村绿色田野在眼前掠过时，她伤心地叹息着。最后，将她少女时代与家乡轻轻连在一起的思绪统统消失了。

当然，火车总有下一站，你可以下车返回去。这些大城市就是由这些白天来往的火车联系起来的，并使这些城市拥挤起来。她一旦到了芝加哥，就不觉得哥伦比亚城有多远了。那么几个小时——几百英里又算什么呢？她望着写着地址的纸条发呆，她一直注视着那绿色的风景。现在火车开得越来越快，她的思路也很快转向了对她来说非常模糊的芝加哥。

当一个十八岁的女孩远离家门时，往往会有两种结局，或是碰到相助的人使她生活好起来，或是接触行行色色的道德观念，然后变得堕落。生活这样的环境里，根本不可能不受影响。或是变好，或是变坏。大城市满是狡诈，其危害并不小于比它小而且装出人样的骗子。那些最有修养的人能用激情让人上当，其力量是巨大的。闪耀的灯光和讨好调情的追求目光一样也具有效应。纯洁自然的心灵一半都是由超人类的力量所达到的。喧闹的城市，沸腾的生活，鳞次栉比的楼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那受惊的感受。身边没有一个商量的人为她指点，又有什么谬误不能进入这毫无警惕的头脑里呢？不知事情的真相，美丽就像音乐一样会使头脑简单的人放松警惕，无力抵抗，然后堕落。

嘉罗琳,或叫嘉莉妹妹,因为家人都这样亲热地称呼她。她无论是在观察能力还是在分析能力方面都不成熟。她注意自我利益,但又不是那么强烈。然而这正是她的主要特点。她热情、富于青年人的幻想,有着青春期的朝气蓬勃的美丽。她天生有一副迟早要出众的身材和透露着天生聪颖的眼神。她最能代表美国的中产阶级——是当地移民的第三代。她对书毫无兴趣——知识对她来说是封闭的。她还未完全发育成熟,天生的魅力还未发挥出来。她完全不懂摆弄仪态,双手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她的双脚虽然很小巧,可是双平脚板。然而,她对自己的美丽已懂得自我欣赏。她很快就领略到了更令人愉快的生活,下决心要获得物质上的享受。她是个武装未全的小骑士,壮着胆子去闯那神秘的都市生活,梦幻着步步高升,然后有人跪在她的石榴裙下,而她又深感痛苦和后悔。

“那是,”她耳边有人说,“威斯康星州是最美丽的胜地。”

“是吗?”她胆怯地答道。

火车正开出沃基肖。她已注意好半天了,有个男人在她身后。她觉得他正注意着她那乱蓬蓬的头发。他一直坐立不安。她的直觉告诉她在她身后有人对她产生了一些兴趣。她那少女的含蓄,以及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的感觉提醒了她应该先采取行动拒绝这种亲近。可那个人经验丰富,他的大胆和魔力压倒了一切。嘉莉还是回答了他的问题。

他向前凑了凑,把胳膊搭在她的座位靠背上,然后就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

“是的,那是芝加哥人喜欢的胜地。旅馆都是时髦的。你不太熟悉这一带吧?”

“哦,不,我熟悉。”嘉莉答道,“我是说,我住在哥伦比亚城,可我从来没来过这里。”

“这么说你是第一次来芝加哥啦?”他问,注意着她的表情。

她一直斜眼注意着这个人的特征。红光满面,小胡子,戴着灰色的软呢帽。现在她转向他,打量着他。自我保护和卖弄风情的本能在她脑子里混作一团。

“我刚才没说呀。”她说。

“哦。”他说着，装出一副令人喜欢的样子，摆出像说错了话的神态，“我还以为你说过的。”

他是为一个厂家到各地推销产品的——是当时最先用俚语称呼的“行商”的阶层。他还带有新术语的含义。这个术语在1880年已广泛流传。这个术语简明地解释了那种用穿着打扮或举止来招惹年轻女人好感的人的思想——“情种”。他的衣服是方格图案的棕色呢子的，当时非常新潮。后来成上班族的套装。背心的领口很低，露出了上了浆的白底色粉红条子衬衫的前胸。上衣袖口露出一双同样图案的亚麻布袖口，用很大的镀金扣子扣着，还镶着叫“猫眼”的黄色玛瑙。他的手指上带着几枚戒指，有一只是不会走样的厚厚的私章戒指。从他的背心口袋向外垂挂着一条漂亮的表链，这只表链代表着麋鹿会的秘密徽章。整套服装非常合身。最后再配上擦得锃亮的突底褐色皮鞋和软呢帽。从他所表现的智能状况来看，他还是算吸引人的。可他所标榜自己的任何东西都没引起嘉莉的注意。这都是因为是第一眼罢了。

万一这种人永远离开了，还是让我先把他最成功的举止和手法，最明显的特点写下来。上等的衣料当然是最基本的，否则他就等于零。表现出对女性强烈欲望的强壮的体魄是第二位的。第三种是一种不在乎世上一切困难和问题的心胸，不是为了贪图，而是为了对变化万千的乐趣的无穷热爱。他的手段常常是太简单，主要因素是大胆，当然这主要是出于对女性的欲望和爱慕。让他与一位年轻女人见上一次面，他就会以一种友好的亲昵去接近她，并带有一点请求，这种请求又大多能有宽容的接受的结局。如果她有一点撒娇的样子，他就马上会帮她拉直领带。如果她“接受”他为朋友，他马上就直呼其名。如果她逛商场，他会熟练地在柜台旁闲逛，问一些暗示性的问题。在更广的场合下，在火车上或候车站，他走起路来比别的时候都慢。如果一些看起来很脆弱的女人出现，他会全心地去打招呼，带着去找客车或是拿行李。如果没做成那些事，他就坐在她身边希望能一直追她追到目的地。一会儿问她要不要枕头，一会儿问她看不看书，或要不要放脚的小凳子，或需不需要把窗帘拉下来等等。这些事他都能做得出来。如果在她

到达目的地时，他还没能下车帮她照顾行李的话，那是因为根据他的估计，他的计划不能成功了。

一个女人总会对服饰发表高见的。不管她多么年轻，谈论衣服是她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在男人的穿着方面有着一种看不清的界线，她能从中分出哪些值得一看，哪些不屑一顾。一旦一个男人落在这条线之下，他永远得不到女人的眼光。有一种男人的服饰是在一下子就能引起女人注意的界线之上，这条界线在嘉莉身边的男人身上正有所体现。她意识到了不公平。她自己的粗布黑条镶边的蓝衣服现在看起来真是寒酸至极。她感到她的鞋子也太破了。

“让我们谈谈，”他继续说，“我认识很多你们镇上的人。服装店老板摩根洛思，布店老板吉勃生等等。”

“哦，真的？”她打断他的话。她想起了那么多她向往已久的陈列在橱窗里的东西。

最终他知道了她的兴趣所在。然后就顺着话题往下谈。没过几分钟，他就凑过来坐在她的身边了。他谈服装生意，谈他的旅行，谈芝加哥以及那里好玩的东西。

“如果你到那里去，你会觉得非常愉快的。你那里有亲戚吗？”

“我是去看我姐姐的。”她解释说。

“你应去逛逛林肯公园。”他说，“还可以去密执安大街，那里正在建大厦，那里是第二个纽约——很棒的。有很多可以去看的——剧院、拥挤的人群、漂亮的房子——哦，你会喜欢的。”

她想像着他所描写的一切，心里有些隐隐作痛。在这么繁华景象前她的渺小使她很不好受。她认识到她不是来享福的，然而对他所描述的未来的物质享受还是抱有希望的。看着这位衣冠楚楚的男人，她有些得意。她禁不住笑了起来，因为他说她使他想起了某个走红演员。她并不傻，知道这种殷勤的分量。

“你要在芝加哥呆一段时间吧？”在非常随便的谈话中，他转了话题探问道。

“我不知道。”嘉莉含糊地说——这时脑子里出现了她很可能找不到工作的情景。

“不管怎么说，总要呆上几个星期吧。”他说着眼睛直勾勾地望着

着嘉莉。

此时此刻，他的话带有言外之意。他看到了使嘉莉美丽动人无法描写的风韵。她也注意到了他对她非常感兴趣。她对于这一点，又乐意，又害怕。她的举止大方，正是因为她不知道有很多女人是用各种花样来掩饰她们的真情实意。她所做的一切似乎有些胆大。如果她当时有个同伴，任何聪明的同伴都会提醒她不要直盯着男人的眼睛。

“你干吗要问这些？”她问。

“唔，我要在那里呆几个星期。我要去我们单位看看行情，拿些新样品。我可以领你到处转转。”

“我不知道你行不行。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行不行。我准备和我姐姐住在一起，而且——”

“唔，如果她介意的话，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他拿出铅笔和一本袖珍笔记本，好像早就准备好了似的。“你在那里的地址是什么？”

她寻找着装着地址的钱包。

他把手伸向后面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只鼓鼓的钱包，里面塞满了纸条，几本里程表和一卷钞票。这一切给她印象很深。从来没有哪一个注意她的人带这种钱包。的确，从前没有什么有经验的旅行家或老于世故的人与她接近过。饱鼓鼓的钱包，发亮的褐色皮鞋，时尚的新装，以及他待人接物的神态为她筑起她未来的朦胧的世界。他正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物。为了这所有的一切，她很乐意接受他所做的任何事情。

他拿出一张精致的名片，上面印着巴特利特—卡约公司，左下角写着查利·赫·杜洛埃。

“这是我。”他把名片递到她的手里，指着上面的名字说，“应该读杜—洛—埃。从我父亲一边来看，我祖籍是法国。”

她看名片时，他把钱包收了起来。然后从他的上衣口袋里的一叠信件中抽出一封信。“这是我替他们推销货物的公司。”他指着上面的图案接着说，“在州街和湖街的转弯处。”他的话音里带着几分自豪感。他自己认为与这样地方的人打交道气派非凡。他也

使她感到了这一点。

“你的地址在哪里？”他把笔握好做好要写的样子问。

她看着他的手。

“嘉莉·米贝。”她慢吞吞地说，“西范布伦街 354 号史·西·汉生转。”

他仔细地把地址写了下来，然后又掏出钱包，“如果我星期一晚上来，你会在家吗？”他问。

“我想会的。”她答道。

的确不错，语言只是我们要表达心意的影子。语言是小小的有声链锁，把无声的感情和目的连在一起。此时的两个人，短短的几句话，掏一掏钱包，看一看名片，两人都意识到他们对对方的感觉是那么的难以表达。两人都不够聪明，没能肯定对方的心理活动。他说不出他的诱惑是怎样成功的。她直到他要她的地址时，才意识到她一直心里无数。现在她感到她已经说出了一些事——他呢，他认为他已初战告捷。他们都已觉得，他们无论怎样有了点交情。他已控制住了他们的话题。他的语言随和；她的举止轻松。

他们马上就要到芝加哥了，到处都是表明的迹象。火车急驶而过，穿过平坦空旷的草原。他们可以看到一行行电线杆，耸立在田野里，直通城里。远处是乡镇的迹象，大烟囱高耸入云。

时而在空旷田野里出现一些二层楼的房子，既没栅栏，也没树林，好像孤立的前沿哨所。

对于儿童来说，他们是有着想像力的天才。从未出过远门，第一次到大城市的确是件高兴的事。特别是在傍晚——也就是明暗交替的神秘时刻，生活开始从一种气氛或环境转向另一种。呀，夜景多美！它对疲劳的来客给予安慰，旧梦重温。劳累一天的人会从心里说：“我就要自由了，我可以自由享受快乐时光了。大街，路灯，灯光辉煌的餐厅都是为我开的。剧院、大厅、舞会，自由休息，纵情歌唱。所有的一切今晚都属于我。”虽然人还在工作，心早已飞出去了。到处是这种气氛。就是最麻木的人也会有感觉的。即使他们平时不会描述，不会表达。夜生活解除了劳累的担子。

嘉莉妹妹望着窗外，她的旅伴受了她的好奇的影响。所有的

东西都易于传染。他重新对这个城市发生兴趣了,而且给她指点着这个城市的名胜古迹。

“这是芝加哥的西北部。”杜洛埃说,“这是芝加哥河。”他指着一条浑浊的小河,小河里拥挤着从远方来的大帆船,船头伸向黑色的河岸。火车喷出一股气,发出一阵鸣声。铁轨一阵轰隆声,小河就看不见了。“芝加哥准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他继续说道,“简直是个奇迹,你会在这里看到很多东西的。”

她并没听清这句话。她的心里满是恐惧。她离家在外,独自一人闯荡大海谋生。她不由得感到有些喘不过气来——她心跳过快,有些头晕。她半闭着眼睛,没法不去想它。哥伦比亚城离这儿并不怎么远。

“芝加哥到了,芝加哥到了。”司闸员叫道,嘭嘭地打开门。他们来到了更拥挤的车场,那里一片喧闹声。她开始收拾她的几件小行李,把一只手紧紧地放在钱包上。杜洛埃站了起来,跺跺脚,把裤脚弄直,然后抓起他那干净的黄提包。

“我想你家人会来接你的。”他说,“我来帮你拿行李。”

“唔,不用了。”她说,“我倒愿意你不动。我希望我和姐姐见面时你不要和我在一起。”

“好吧。”他和蔼地说,“那么我就在附近,万一她不来,我会安全地把你送回去的。”

“你想得真周到。”嘉莉说,她感到了在陌生人环境里这种殷勤的好处。

“芝加哥到了。”司闸员拖着声音叫着,火车开到了一个阴暗的大车棚下面,那里已灯火通明,到处是车箱。这辆火车像蜗牛似地前进着。车箱里的乘客都站了起来朝门口挤去。

“嗨,我们到了。”杜洛埃边说边带路到了门口。“再见了,星期一见。”

“再见。”她握住他伸出来的手说。

“别忘了,我会在旁边看着,直到你见到你姐姐。”

她盯着他的目光笑了。

他们排队下了车,他假装不注意她。一位面部瘦削的普通女

人在站台上认出了嘉莉，急忙朝她走来。

“喂，嘉莉妹妹！”她叫道，接着就是敷衍的欢迎拥抱。

嘉莉立刻就意识到了感情气氛的变化。在困惑、喧闹和新奇中，她感到冷淡的现实正朝她而来。没有光辉欢乐的世界，没有快活的时刻。从她姐姐身上就可以看出上班干活带来的冷酷。

“喂，家里人怎么样？”她问，“爸妈还好吗？”

嘉莉一一作了回答，但她的眼睛朝远处看着。杜洛埃就站在通往候车室和大街的门口，他正回头看呢。当他发现她看见了他，而且和姐姐在一起时就转身走开，留下一个背影。只有嘉莉注意到了这一切。当他走开时，她觉得似乎失去了什么。当他的影子完全消失的时候，她彻底感到她需要他的帮助。和她姐姐在一起觉得孤独，就像独自一人掉进了波涛汹涌的无情大海里。

## 第二章 贫困的威胁

敏妮的“公寓”(当时对一层楼的居民套间都是这样称呼的)就在西范布伦街上。这里一般住的是工人和职员的家庭。这些人中有过去来的，也有现在刚来的。现在人口平均每年急增为5万人。敏妮的家在三楼，前窗可直接看到大街。到了晚上大街上的杂货店灯火通明，孩子们在那里游玩。对嘉莉来说，马车的铃声时起时顿非常好听，因为这种声音她从未听过。当敏妮带她到前屋来时，她两眼直盯着灯光闪烁的大街，想知道这些声音，这些活动和这个城市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喧闹声。

汉生太太问候话说完后就把孩子交给了嘉莉，开始准备晚饭。她丈夫问了几个问题就坐下读晚报。他是个少言寡语，带有瑞典血统的美国人，在一家牲口圈场当冷藏车清洁工。对他来说小姨子的来去与他没多大关系。她独自来到这里对他毫无影响。他惟一关心的就是她在芝加哥找工作的机会的问题。

“这是个大城市，”他说，“你几天内就能找点事做，每个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预先早已说好了嘉莉准备找工作，自己付膳宿费。他生性爱干净又爱节约。他已分期付款在西郊买了两块地，他的愿望是有朝一日在那里建一座房子。

在准备晚饭的空隙时间里，嘉莉抽出点时间打量起这套房子来。她的观察能力还行，而且具有一般女人都具有的感觉——直觉。

她感到有一种无力承担的生活压力。房间的墙糊得乱七八糟，地板上铺着麻袋，客厅铺着破旧的地毯。一看就知道家具是那种质地低劣，用匆忙中拼凑起来的分期付款买来的。

她和敏妮坐在厨房里抱着婴儿，直到婴儿开始哭了起来。她站起来哄哄婴儿。汉生过来把孩子抱走，因为他被孩子的哭声吵得读不下报。他令人满意的性格一面就是很有耐心。看得出他很疼他的孩子。

“行了，行了。”他说着走了过来。“好了，好了。”他的话带有明显的瑞典口音。

“你得先看看这个城市，好吗？”敏妮在饭桌上说，“好，我们星期天出去看看林肯公园。”

嘉莉注意到汉生对此没发表什么意见。他似乎在想别的什么事。

“好吧，”她说，“我觉得我明天就出去看看，我还有星期五和星期六两天，不会有什么麻烦的。哪条路是去商业区的？”

敏妮开始解释一番，可她的丈夫却把话题接了过去。

“往那边走。”他边说边往东面指。“那是东角。”然后他开始了至今为止最多的话，都是有关芝加哥地形的。“你最好沿着富兰克林街的大工厂走一走，就在河的对岸。”他最后说道：“好多女孩子都在那里上班。你回家也方便，不很远。”

嘉莉点点头，然后问起她姐姐附近的情况。敏妮压低说话声把她仅仅知道的一点全部告诉了嘉莉。这时，汉生一直在哄着孩子。最后他站起来把孩子交给了敏妮。

“我明天要早起，我得睡了。”然后就走开了，走进了客厅外的又黑又小的睡房去睡了。

“他在比较远的牲口场上班。”敏妮解释道，“他得早上五点半起床。”

“你早上几点起来做饭？”嘉莉问道。

“大约四点四十。”

她俩一起做家务，嘉莉洗碗，敏妮给孩子脱衣睡觉。敏妮做事训练有素。嘉莉知道这是她整天辛劳的结果。

她开始觉得她与杜洛埃的关系不得不放弃了。他可不能到这里来。她从汉生的态度中，敏妮受管的神情以及整个房屋的气氛中可以看出，他们除了一天到晚辛勤劳累，坚决反对任何其他事情，害怕有什么事出现。如果汉生每晚在前屋读报，九点睡觉，敏妮稍晚些，他们会怎样要求她呢？她明白这一点，首先她必须找份工作，自己付钱，然后再解决找一个同伴的问题。

“不，”她自言自语道，“他坚决不能到这里来。”

她跟敏妮要来纸和笔，这些都放在吃饭间的壁炉架上。当敏妮十点钟去睡了以后，嘉莉拿出了杜洛埃的名片给他写信。

“我不能让你到这里来见我，你得一直等到我再给你写信的时候，我姐姐的房子太小了。”

她绞尽脑汁不知再写些什么。她想写几句他们在火车上的相遇，可又太害羞。她最后直接写谢谢他的照应作为信的结尾。然后又对怎样署名苦想半天。最后决定以严肃的“你的忠实的”作为信的结束。后来又改成“你的忠诚的”。她封上信口，写上地址，走进前房，前房的墙壁上的凹处放着她的床。她把小转椅拉到打开着的窗子边，坐下来默默地望着夜色和大街出神。最后她感到有些疲倦了，开始觉得在椅子里没意思了，有点想睡了，她整理好床被就睡下了。

第二天八点醒来时，汉生已经走了。姐姐正在厨房里忙着缝纫。厨房也当做客厅用。穿好衣服后她自己弄了点早点就与敏妮商量到哪儿去看看。自与妹妹分开后敏妮已变了许多。她虽然年轻，可身体单薄，刚二十七岁的她观念就完全受着丈夫的支配，很快就对享受与责任有较窄的理解，比她当姑娘时还要狭窄。她邀请嘉莉来并不是因为渴望妹妹的到来，而是因为嘉莉对家乡的生

活不满意。她想妹妹也可能在这里找点工作并付自己的膳宿费。她一方面很高兴妹妹能来,同时在找工作方面又与丈夫的态度一致。只要有工资干什么都行——比如说开始一周五块钱,商店里的售货员可能是嘉莉的选择。她会选一个大商店而且会干得不错的,直到——哦,直到会有其他什么工作可做。他俩都知道那将是什么工作。他们不指望什么提升。他们可不指望靠她的婚姻。事情不管怎样总要发展下去的。直到有好的机会出现。嘉莉会从她的到来以及她所干的工作中得到她应得到的。她就是抱着这种如意算盘一大早外出去找工作的。

在看她如何找工作之前,让我们来看看她把未来所寄托的城市。1889年,芝加哥发展得特别快。这种繁荣使年轻的女孩子也跃跃欲试来这里冒险。它以它的越来越多的商业机遇而闻名于世,就像一块巨大磁石吸引着那些抱有希望或者曾经失望的人来这里——这些人当中有的准备发迹,有的已经倾家荡产,在别的地方碰过壁。这是个5万人口的城市,有着百万人的野心、胆量和活力。它的名望不是建立在其商业上,而是在工业上的。工业为人们提供了机会。到处可以听见造新楼的锤声,大工业正向这里开来。大铁路公司早就预见到这个地方的发展前景,已占了大片地盘来做交通和运输备用。公共汽车路线已延伸到野外,因为他们已料到这地方会发展相当快的。城市也铺好了好几英里的街道和排水道,把可能占有孤独一家房子的几个地段联接了起来——完全是一种人口稠密的先驱。有些地区还面临风吹雨淋之苦,通宵亮着的煤灯一行行眨着眼睛在风中摆动。狭窄的木板通道向外延伸,时而穿过一座房屋,时而又经过一家店铺,相互之间隔着很远的距离,最后通向广阔的草原。

城市的中心是庞大的批发商区和购物区。没经验的找工作的人经常在那里游逛。这就是当时的芝加哥。任何有一点权势的个人公司都有自己的房屋,其他城市就不是这样,因为这里的大量地皮使这些成为可能。批发商行都装饰得富丽堂皇,他们的办公室都在底层,在街面上就可以看到。当时很流行普通的大块玻璃窗戶。这种玻璃给底层的办公室一种与众不同,蒸蒸日上的面貌。

闲逛的人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排排发亮的办公桌椅,大都是毛玻璃的。职员们忙着工作,绅士风度的商人们穿着“时髦的”套装和干净的衬衫走来走去或围坐一起。方石进口处闪闪发光的铜或镍制的门牌上非常清晰而含蓄地标明着该公司的名称及经营性质。整个大都市气势高大,能使普通的求职者局促不安,使成功与贫困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

胆怯的嘉莉走进了这个非同一般的商业区。她沿着范布伦街往东走,穿过一个很一般的街区,一直走出街面,来到一片矮房子和煤场面前,最后又来到了河边。她勇敢地往前走着,带着诚实的愿望,希望能找到工作。看着眼前的景象她放慢了步子,她不解权势的威力,她感到孤独无助。这些高大的楼房是些什么呢?要是在哥伦比亚市肯定是小石场的意思,也就是为私人刻印小块的大理石。她看到这些巨大的石料公司的场地,场里装满了铁道支线和板车,河边的码头穿过场子,带有滑轮的钢木巨大起重机在上空移来移去。在嘉莉眼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

同样,她也不理解铁路场,她看到河面上到处是船只,岸上到处是工厂,从打开着的窗户,她可以看到穿着工作围裙的男男女女的身影。他们忙碌着,来来往往。对她来说,大街是立着高墙的神秘之地,宽敞的办公室和椅子是与那些高不可及的重要人物有关的地方。她想这些人只与有钱的人来往,穿着华丽的衣装,坐着马车,至于他们做些什么,怎样工作,其结果如何嘉莉都一无所知,一切都是微妙的,一切都是重大无比的,一切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当她想到要在某一个大公司找点活干——她能干的——任何工作都行,她就情绪低落,心里发慌。

### 第三章 命运作对

一过河来到批发商区,她到处张望,找可能申请工作的门户。当她看着宽敞的窗户和惹人注目的招牌时,她意识到有人在盯着她,也明白她是干什么的——一个求职者。她过去从未干过这种